

生活流水

徽州，一夜鱼龙舞

明前茶

到了蛇年，别处点亮蛇灯，徽州的乡村却一如既往地点亮了鱼灯。在汪满田村，游客都知道，每年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八，除了下雨，每晚都会“戏鱼灯”约一个小时。这一习俗已延续了800多年。工匠们将生长在溪水边的柔韧竹子，刨成薄竹篾，将其弯折成一个竹篾圈子，组成大鱼的骨架，再用黄麻绳子将这些竹篾圈子编织固定，并为舞灯队员手持的支棍留出空隙，这些支棍都是活的，充满了力学的技巧，可确保长约三四米的巨大鱼灯在舞动过程中能拱肩，能扭腰，能甩尾。最后贴上彩绸，安装上LED灯，鱼灯就成了。

舞灯队伍由20岁到65岁的壮年男子组成，他们手持短棍，每三人或五人一组，将大鱼在昏蒙清凉的夜色中抬举起来。此时，徽州的夜色化作无边的流水，水载着那些灵性满满的鱼，畅游在淡淡的星辉下。

忽然，鱼灯队里有人吹了声口哨，就像听见了号令，红橙色或粉白色的大鱼翻腾起来，舞灯人的额头上迅速冒出了汗，大鱼一次次上下翻转、前后腾挪，摇头晃脑地游弋，既妩媚，又充满

力量与神秘的灵气。它们仿佛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灵，张口一吐，就是这街巷中灵动锦绣的夜色。

嬉鱼、追鱼、斗鱼……不同的舞鱼灯队伍在互相比量，游客也高举五彩斑斓的小鱼灯，簇拥着、追逐着、呼喊，加入了庆典的队伍。不管是骑在爸爸肩上的小孩，还是身穿汉服的高挑少女，都会在大鱼经过的时候，努力伸长手臂触碰鱼的背鳍与尾鳍，据说，有幸摸到的人，将在新的一年机敏过人、百病不侵。在那一个小时的表演中，我感觉自己身在海底，看成群结队的鱼从头顶游过……所有的街巷，高空中都挂满了鱼，它们畅游并甩尾，点亮了这夜色中欢乐的潮汐。

在人声的潮汐中，忽听有清亮的童声吟诵起《青玉案·元宵》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……”周围的人忽然安静，鱼灯的光焰，闪烁在人们若有所思的脸上：原来，辛弃疾那“蓦然回首”的追寻，竟可化作此刻目之所及的浪漫意象，满载人间的深切情思。



飞向春天 李昊天 摄

边走边看

触摸零下20摄氏度

胡 铭

第一次去东北，大家建议我带上棉衣、棉帽、棉鞋、围巾、耳套、手套等，这些东西俨然从普通衣物变为御寒工具。我生性不怕冷，冬日成天敞着外套，围巾、手套与我一生无缘。此行，我里外共三层，即内衣、羊绒衫、羽绒服，另外包里多塞了一件薄薄的羊毛衫，可一直没有派上用场。

晚上步出机场，即与寒风相撞。也许是刚摆脱飞机上的燥热，我并不感到冷，反而觉得很舒服。我敞着怀，像个挑战的勇士，站在风中连抽三支烟。出租车窗上的层层雾气，遮挡了我好奇的视线。

凌晨外出走走，查看手机，零下20摄氏度，不由打了个寒战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同行提醒，你得尊重一下哈尔滨。是啊，我拉上了外套拉链。一场雪刚刚消融，冰城格外清新。

夜幕下的哈尔滨，没有闪烁的霓虹灯，没有喧闹的场景，只有辨不清方向的风儿独自吹着口哨。街道上的路灯十分低调，默默指引人们前行。这个时间，这个温度，人们也该得到应有的安逸。与其追逐狂欢，我倒更愿意置身于这种寂静之中。

哈尔滨地处松花江流域，夏季短暂凉爽，冬季漫长寒冷。哈尔滨历史悠久，20世纪初为国际性商埠，数十个国家侨民移居于此，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融进外来元素，活跃又不失内涵。

著名的中央大街就在我们所住宾馆的隔壁，步行只需5分钟。此时的大街还在半睡半醒之中，零星的几个人缩着身子默默行走，不时抬头望一眼那些富有特色的建筑，从棉墩墩的穿着来看，就知道是外地来打卡的人。有的戴了口罩，眉毛泛白，有的勾着脖子，还不忘拍照。我也摸出手机，拍了几张，不一会手机便冷冰冰的。一位环卫工人低头打扫路上的落叶和垃圾，铺满整齐划一面包石的大街很自信，也很干净，他却一直低着头，生怕漏掉什么。

不远处的圣·索菲亚教堂，经年不失风采，在清冷中孤傲地挺立着。

午时，阳光从高楼大厦的缝隙挤了过来，洒在路边的一块地上，我伸手接住，手掌金灿灿的，暖暖的。

一条银龙在夕阳的陪伴中闪着光泽。绵长的松花江不见往日的汹涌，静卧城市间，身披长长的晶亮冰衣，像在休憩，也像在等候。

江堤围栏杆站满了人，静看凝固的江水，猜测冰的厚度。当地人称，寒风比低温更可怕。此刻，风在空中起舞，连地面上也有它的小股部队在穿梭，再严实的衣服都难以抵御寒风超强的穿透力。没人理会自己凌乱的头发，脸庞和脖子在僵硬中不断挣扎。突然，一道靓丽的风景刷亮了人们的眼球，两位妙龄女郎正单衣薄衫，从容地面对镜头，或坐或立，摆出各种不同的姿态。这虽是短短的一瞬间，却可以在她们心里驻扎一辈子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在父母身后，乐滋滋地舔着手中的马迭尔冰棍，那神情，像打了胜仗似的。

松花江畔的中东铁路大桥就在眼前，这是一座百年老桥，我与寒风同行，沿台阶而上。桥上的风更为肆虐，呼啸声早已盖过人们的尖叫声，毫不客气地猛刮过往行人的脸，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，脸上也没划痕啊！从桥上下下来，大家如释重负，风也似乎柔和多了。

到了宾馆，室内暖烘烘的，打开窗户，重重吸了一口大自然之气，尽管是冰凉的。那一夜，我被冻醒了。

哈尔滨出租车司机的笑容很温暖，他热情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还说现在并不是温度最低的时候，也未达到泼水成冰的境地。我没接话，心里盘算着下一次如何触摸更低的温度，也相信苦寒中更有热血迸发。



江湖脸谱

牛老汉

陈向东

有年，周末常去合肥168中学陪读。长夜难熬，莫想找个个人说说话。

我就在这时认识了作家牛一万，江湖人称他牛老汉。

牛老汉时年春风扑面，做万人上市公司高管，常打着飞的看世界。飞累了，回故乡嚼瑟，在某晚报开专栏，不时见其打着红色领带、西装革履的光彩形象和一笔还能看的行草签名卡在报纸上，牛老汉在那说些古城小街小巷的陈年烂事。

有所名校叫青江大学，应该算是牛老汉的母校，至少有渊源。

青江大学系1960年代初，由首长将原“江南师范学院”改名而来，校名也系首长题的，后几经更迭，更名为“江南师范大学”。

牛老汉就是1970年代初上的江南师范大学。江城某乌江佬，肤色乌黑的大个子，千字散文写得在国内很有名气，说牛老汉上的是“革命大学”，工农兵学员，不算。

牛老汉气得嘴唇乌紫。

我说，算嘞，那个年代能上大学都是精英。牛老汉还和乡贤许校长孙女是同班同学呢，还不时往许校长家金湖边的小洋楼里跑，蹭。他和许校长之孙女说着怀宁普通话，谈青春，谈未来。许校长孙女会弹钢琴的，她的未来怎能放在你牛老汉这里？

那时上大学兴推荐的，据说要有路子。牛老汉一没钱，他弟兄6个，妈妈常在庵边井旁给人洗衣服。二没好爸，

他爸是国军抗战老兵，便衣队搞情报的，另一个便衣弟兄为了救他，被日本鬼子丢到石灰池里烧死了，新中国成立后他爸只能拉板车。三没身子，牛一万那身子，短、粗、糙，谁要？

牛老汉本事还是有的。初中没毕业进了建设兵团，师大毕业回兵团后，七弯八绕的，又进了钢城“讲师团”，后就把一个上海女知青“讲”回家做老婆了。

回头要问问，诀窍何在？

牛老汉今年72岁了。江城文人雅集时，有人问他老先生贵庚？牛老汉或深吸一口烟，或长抿一口酒，不紧不慢，云淡风轻道，我1953年生人，和大首长同庚。惹得一桌人翻白眼，晒笑。

牛老汉退休金高，喜欢闹，不时召集三朋四友聚餐。聚来聚去总是那几个人在一起扯淡，浪费才情，我有点腻味。电话那头，牛老汉说，来哟，今晚英老师也来。英老师是江城电视台首席女主持人，人俊音美，戒备心强，一般人请不动。可怪，英首席对牛老汉从不设防，每请必到。酒兴渐浓时，牛老汉总喜欢揶揄着英老师朗诵《当我们老了》，英老师声情并茂的，让一众老男人唏嘘不已。牛老汉此时也不示弱，尖着烟嗓高唱：月亮出来照半坡，望见月亮想起我的哥。阿妹呀……唱得我们泪涟涟，唱得牛老汉自己泪汪汪。

牛老汉喜欢午夜到湖边拍月亮，说要在“得月楼”请我喝酒。